

〔第七章〕

面對愛滋

性解放的性愛精神

讀到這裡，躍躍欲試的女人興奮的說：

『我覺得你講得很有道理，女人在身體和情慾上的壓抑和退化實在已形成了對她心理和人生成就的殘害，而這種殘害『恰巧』配搭了我們這個性壓抑和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架構。我也覺得女人真的需要性解放，讓她們的性從恐懼、羞恥、不爽、罪惡感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的性從兩性的交易和賺賠邏輯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的性成為愉悅、力量和成長的來源。』

可是，我還是有一點不放心。我們女人的生理構造使得我們在性的探索和經驗中容易染患疾病，成為受害者。更何況，我們這個年代是愛滋病這個世紀黑死病的年代，我們女人怎能掉以輕心呢？或許，稍稍禁慾一點比較安全吧？我怎麼知道他的陰莖到過什麼地方？』

對有點恐懼有點擔心的女人而言，愛滋的陰影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在這一章中，我想針對愛滋病和性解放之間的可能矛盾來談。

我想指出，因懼怕愛滋而禁慾是本末倒置的自保之法，而這種自保只是更加深女人的性壓抑；畢竟，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連禁慾的措施也是帶有性別歧視的。我們對抗愛滋、同時對抗性壓抑的方式，就是把預防愛滋的一切措施轉化為新的性活動、新的快感模式，把性恐嚇的陰影轉化為性解放的契機。

如果有人告訴你，愛滋病是個在同性戀圈子中流行的天譴病，這絕對不是醫學上的說法，而是愚蠢的道德義憤而已。

病毒在傳播的過程中從不會考慮病人的性別或者性偏好，它只考慮有沒有中介的傳染條件。

以愛滋病來說，我們已經知道它必須透過血液或身體內部（如口腔內的傷口、陰道、肛門等等部位）的液體發生直接的接觸，才可能傳染。換句話說，日常的一般接觸，如握手、擁抱、談話、並肩工作或上學等等，只要不牽涉到血液或體液的直接接觸，是不會傳染愛滋病的。

同理，只要不牽扯到血液或體液的直接接觸，即使是親密到彼此進入對方的身體的性活動，也不會傳染愛滋病。沒有中介的條件，愛滋病毒就無法由一個身體到另一個身體。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科學道理。

你也許要問：怎麼可能有性交而無體液的直接接觸呢？

當然可能。事實上，有成千上萬的伴侶都曾經性交而無體液的直接接觸：因為，他們用了保險套作為避孕的措施。保險套之所以可以達成避孕的效果正是因為它成功的阻止了體液的直接接觸（也就是阻止了構成男性體液的精子直接接觸到包裹在女性體液中的卵子）。

這麼說來，一般人以為愛滋病毒是透過性交來傳染，或者有人以為愛滋病毒會在肛交時傳遞，還有人認為愛滋病毒專找性伴侶多的人，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

愛滋病毒是個生理病毒。它不是道德病毒，因此它不會管你用什麼性交姿勢、做愛的次

數多頻繁、或者和多少不同的人性交，它不管你和伴侶有沒有真正相愛或者預備結婚或者已經結婚多年，它更不會管你的性伴侶是同性還是異性。

愛滋病毒只問你們在相聚的活動中有沒有體液的直接接觸。如果沒有隔絕體液——不管你用多麼虔敬神聖的心情或姿勢做愛，不管你和伴侶多麼相愛或者結婚多少年，不管你這一生多麼的禁慾忠貞——你都在提供病毒傳遞的可能途徑。

總而言之，愛滋病不是透過性交來傳染的。愛滋病是透過沒有隔絕體液血液的活動來傳染的。

由此可見，愛滋和性行為之間如果有什麼關聯，也必須在某些物質條件下才成立。可是，為什麼一談到愛滋病，從專家到一般人都會立刻跳到一些和性行為相關的結論呢？為什麼一談到愛滋病的預防時，專家都會勸人不要有太多性伴侶，不要隨便與不認得的人性交，不要嘗試肛交，不要發展同性戀等等？專家甚至說唯一絕對安全的預防方法是禁慾。

從生理病毒到性道德教訓之間的跳躍當然有其蹊蹺。

國內著名的性教育學者晏涵文在一場愛性趨勢座談會上眼見在座人士提出的開放說法似乎大受歡迎，不禁義憤填膺的說：『談性而不談愛滋，這種人應該天誅地滅。』

在一個高度性壓抑的社會裡，性往往和許多可怕的疾病連在一起，過去我們就常聽見專家說不道德的性和淋病、梅毒、疱疹等疾病相關。性和愛滋的配對只不過是這類警告的最新

例子。

這些警告表面上看來是為了防治疾病，是為了保護人體的『健康』，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這裡所謂的『健康』其實假設了某些道德原則及婚姻制度為前提。

如果性真的和愛滋等疾病直接相關，那麼專家自然應該建議全面禁絕性的活動，但是，沒有一個專家會做這種建議。

相反的，所有的專家都強調只有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庇蔭之下進行的性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太早開始性生活、性伴侶太多、嫖妓、同性戀等等。」

巧的是，這些被禁絕的性活動都是我們當今的道德規範所不容許的，也都是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進行的。不管如何，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說法有沒有道理。」

專家說不要太早開始性生活的時候，大概忘了中國人在農業時代一向早婚，十三、四歲進入青春期後就開始了性生活，因此開始性生活的年紀其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愈來愈晚婚的時代，早開始性生活意味著婚前性行為：這才是專家的警告所針對的。換句話說，太早開始性生活之所以『不健康』，主要是因為這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為。

專家也強調最好有固定的性伴侶，說是性伴侶太多會增加染病的機會。這種機率之說並不成立，因為前面我也說過，性行為並不致病，不隔絕體液的行為才會傳染。換句話說，如果確實做到隔絕，就算和一千個不同的人做愛也不會染病，但是若不做到隔絕，和一個人做

愛也不保證不會染病。

專家在談到預防疾病時，不去談如何在各種各樣的性行為中做到隔絕體液，督促提高保險套的品質與安全度，不思考如何也不研究如何在愛滋的陰影中不帶心理影響地享受性。相反的專家們只一心要警告世人放棄某些性行為和性伴侶，特別是那些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外的性行為和性伴侶。

這種選擇式的注意力顯示，專家其實是利用強調性和疾病之間的可能關聯，以鞏固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規範。而正因為這種道德上的先入為主觀念，學者專家從來沒有用相同的義憤說：『談一夫一妻制，卻不談單一性伴侶之可能枯燥貧乏，是應該天誅地滅的』，『談養兒育女卻不談父母個人生命的耗損與浪費，是應該天誅地滅的』等等。對專家而言，這些枯燥貧乏、耗損浪費都不算『健康』問題。專家假設，只要維繫了穩固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只要保障了傳統的家庭功能，那麼，家中成員自然就有『健康』和快樂，在這個體制之內的性行為自然便是最美好的、最神聖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專家的道德成見在愛滋病上面找到了最有力的恐嚇說詞，以便為性加上另一個陰影重重的形象。專家在愛滋病上的發言只是最新的一種性壓抑而已。

愛滋病當然是一個可怕的疾病，但是，它帶來的不必然是更大的恐懼和禁慾。在這個已經過分性壓抑的社會裡，我們不需要新的性壓抑，我們需要的是用積極的態度及做法來重新

思考性活動，繼續享受性活動。

首先，我們可能得採用一個新的態度來看性。性不再是兩人在隱密的空間中進行的浪漫活動而已，性更不是一個神秘不可知也不可言的可恥遊戲。

性是身體健康的一部分。這就是說，性不但需要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好好的進行，同時，性活動本身也是促進身心健康的一種活動。

性既然是健康的一部分，我們當然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和它相關的事物。

我們要有經常的身體鍛鍊和器官練習，以維持性的機件運作正常。

我們需要吸取並操作性幻想的各種聲色故事材料，以預備最佳的心理情慾狀態迎接每一個性活動。

我們更需要維持相關器官的衛生(但不是潔癖式的)，避免製造病菌孳生的環境。在這一方面，養成使用保險套的習慣，就和每天洗淨生殖器官或者刷牙一樣，是必要的清潔隔絕動作而已，為的是保障健康，以便更能全力投入性活動。

除了重新思考性活動的性質之外，我們還要重新定義性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從前我們以為性只牽涉到寬衣解帶，互相愛撫，以及兩個(或者多個)身體的纏纏糾纏，其他的事情都算是干擾。因此一般人，特別是男性，會覺得戴保險套很殺風景，好像必須在熱烈的性活動中刻意停下來做一件打斷情慾的事。

但是，在新的性觀念之內，戴保險套不是男人一個人做的事，也不是女人扼殺男人性慾的過分要求。相反的，我們可以把一切和健康相關的活動，過去以為是干擾的活動，全部轉化為快感活動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角色扮演來編造各種各樣撩人的幻想故事，而戴保險套、塗殺精膏、清洗身體、體外射精等等和健康及避孕相關的措施都可排入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比方說，故事中可能有房東太太引誘年輕房客的情節，教沒有什麼經驗的房客戴保險套就可以發展為非常性感刺激的主要情慾活動。

這種角色扮演和故事編演本來就是維繫慾望的主要手段，只是現在我們把原本可能減消或壓抑性慾的一些健康措施也編進快感劇情之中，把它們轉化為快感的來源。箇中的關鍵則在於我們能不能發展想像力，發揮角色幻化的本事，在於我們願不願意充分的『玩』性。

這麼一來，愛滋的陰影為我們帶來的不但不是禁慾，不但不是回歸一夫一妻制的壓抑；相反的，它的嚴重性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目前性活動的單一內容及目標。換句話說，愛滋病帶給我們的是情慾和性活動的更加多元多樣發展。

畢竟，安全的性不應該是壓抑的性，而更應該是無憂無懼，全心營造愉悅的性。

同時，我們也更清楚的看見，性是一種健康，它和人生當中其他和健康相關的活動沒什麼兩樣，用平常心對待即可。換個角度來看，許多原本和快感無關或者甚至會壓抑快感的活

動，也可以轉化成性的活動，轉化成快感的來源。

這，就是一種性解放。當性活動和一般其他活動再也沒有界限之分，情慾可以充分自然的在各種活動中流動、追求滿足時，性壓抑再也沒有意義，再也沒有效果了。